

## 乡村记忆碎片

赵长顺

斗转星移，岁月更替，虽然不敢轻易说沧海桑田，但许多曾经让人刻骨铭心的东西却已渐行渐远，甚至再也无处寻觅，只能存在于支离破碎的记忆之中。在我对乡村的记忆碎片中，就有一个叫圩头、溪沟尖和瞎大汪的地方，不时在我眼前浮现。

## 圩头

圩头这个地方因一片圩田而得名，那片肥沃的圩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吸引了两个大户人家来此耕种，一户姓董，一户姓葛，他们在这个圩子的一头，建房造屋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繁衍生息，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叫圩头的自然庄子。

这个自然庄子的董姓和葛姓人家，分别居于圩头的东西两边，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代，原来的两户人家，分别形成了有十几户人家的两个自然小庄子。这两个小庄子的四周都有一条约七八米宽的河，人们则称之为园沟，分别叫董家园沟和葛家园沟，其实这园沟就是一条护庄河。

通往庄子内的只有一座小木桥，据说这个小木桥在很早的时候是座吊桥，白天将桥面放下，可以通行，晚间则用绳子将桥面拉起来，所有人都进不了庄子，可以起到防盗的作用。连接两个小庄子的既有一条河，又有一条大路。两个姓氏的人家世世代代共吃一条河里的水，共走一条路。既有和睦相处、互帮互助的时期，也是明争暗斗、磕磕绊绊的间隙。他们互通婚结婚，恩恩怨怨难解难分。

圩头是我邻近的一个庄子，在我记事的

时候，园沟和木桥都在，园沟里的水清澈见底，住在园沟里的每户人家都有一个水码头，淘米、洗菜和洗衣服都在这码头上。那木桥很窄，我们有时去玩，走在那木桥上还吱呀作响，让人有点害怕。后来，那木桥变成了一个坝子，拖拉机可以开到庄子里。又有家为了出行方便，又另开了一个坝子，园沟里的人家出行又多了一个出口，但园沟却不再完整了。再后来，住在园沟里的人逐渐搬离了老庄子，园沟也渐渐地被填平了。十几年前回家，老庄子里还能看到一两处老房子，近几年再也看不到了。有年春天回老家，特地去原址去转转，只见有一两棵枯木桩子抽出了一缕新绿，似乎还在见证着这里当年的影子。

在这个不大的圩子里，曾承载着几代人的几多困惑艰辛，几多喜怒哀乐，几多传奇故事，几多风流佳话，现一切都已远去。后来，读到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，我惊讶地发现，小小的圩头，其实不就是一部《白鹿原》吗？

## 溪沟尖

溪沟尖是被人喊出来的一个地名，之所以带个“尖”字，是因为有一条本来东西走向的沟，到了这里突然变成了东北、西南走向，就在这打弯处，形成了一个尖角，庄户人便把这儿叫作溪沟尖。也有人叫作为斜沟尖，因为沟到这里变斜了，这两种说法应该都正确吧。

溪沟里的水是从大运河里流下来的，溪沟其实叫老六洞大沟。从淮城沿运河向南在淮安境内一共有 10 个涵洞，对应每个洞下

面的，都有一条延绵几十公里的河或渠，唯有从六涵洞流出的这条河叫作沟，本来是一条河，怎么叫沟呢？也许是沟应该比河窄一些吧？也许是地处这里的人河见多了，把一些不显眼的河就叫成了沟？

就在这沟的拐弯处，有几十亩排灌自如的肥沃耕地，一年可以长出稻麦两季的庄稼，散落在这儿的一共有三户人家，一户姓邓，一户姓赵，还有一户姓陶。我家就是其中的一户。来自不同的庄户人家，为了便于耕作，便在这儿安家了。为什么不像董家、葛家那样，有一个园沟的庄园呢？小时候听老人讲，这位于溪沟尖子里的这片地，是城里一户人家的，这三户人家只是租人家的地来种的，每年秋收和夏收结束后，城里的那户人家都会派人来收租子。据说人家很通情达理，如果遇到了灾害欠收年代，主动会免收租子。

听说我出生那年，新开挖了六洞大沟，新的六洞大沟则没有弯子了。原来的那一段老溪沟还在，只不过已变成一条死沟，我家也因此搬到了新六洞大沟边上建起了新房。我记事的时候，溪沟尖子里还住着两户人家，一户是我二大爷家，一户是邓家。我家的老屋基地上已变成了一块旱地，每年夏季还经常和母亲到老屋基地上去找豆角、摘菜什么的。

现在那溪沟早就不在了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溪沟尖这个地方，但在已填平了的溪沟尖子的顶头位置上，还有一棵大枣树，至今还年年开花结果，那颗枣树是陶家的，我记得。

## 瞎大汪

大汪其实就是一个大水塘，就像现在一些地方的鱼塘，还比鱼塘要小一点。不知道是如何形成的，那时每个自然的村落里，都能有一两处这样的汪塘。

我们村里的那个汪塘叫瞎大汪，我们小时候夏日里，几乎天天在汪塘里洗澡、打水仗。离瞎大汪不远的地方，还有一个牛棚子，我们洗累了就到牛棚里乘凉，牛棚边上还有一个泥汪塘，里面全是泥浆，夏季蚊虫多，夜晚村里的几头牛全在那个泥汪塘里度过，牛身上沾上泥浆后，就免受蚊虫叮咬之苦了。

长大后，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，就那么一汪水塘，为什么叫瞎大汪呢？问了许多老人，都没人知道，只说是祖上就这样叫的。后来，村上有一位叫二先生的人，告诉了这个名字的来历。

据说很早以前，我们村子里有两个这样的大汪塘，一年四季都有一汪永不干枯碧蓝见底的清水，从天上看，就像一个人的两只眼睛。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，有一个汪塘的水渐渐变少，后来就干枯了，两只汪塘只有一只汪塘有水，从天上看就像人瞎了一只眼一样，后来，村上人就将这汪塘叫作瞎大汪了。

原来牛棚的位置，被做成泥汪让牛歇息的地方，就是村里的另一处汪塘的前身。真不知道在那两只汪塘在没有干枯的时候，叫什么美丽的名字呢？我真得佩服村里人的想象力。

## 夏收记忆

管传生

现在夏收快，随着轰隆隆的大型收割机穿梭往来于田间地头，一袋袋麦子直接装到停在路边的大卡车上，前后不过 10 天时间，所有的田里已经不见麦子的踪影了。而直接送到粮站的麦子通过传送带通过烘干机直接进入了粮库。而这在上世纪 70 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那时做场、打场、扬场、晒场是夏收必做的四场活。

首先是做场，成熟的麦子要收割前，必须要准备好场地。所谓做场，是把场地表面整个翻上一遍，然后洒上水再洒上青灰，石磙反复碾压，一是为了压实，二是为了碾平，通过几天的日晒，场地又平又硬，麦子就正式登场了。但并不是所有的时候做场都这么顺利，那时的天气预报确实不敢恭维，第一天报的还是晴空万里，而到了场地刚压平，突然一声惊雷暴雨倾盆而下，把整个场地浇个稀巴烂，不得不让所有参加做场的人都长吁短叹、垂头丧气。

接下来就是进入了打场的程序。这时起最大作用的就是牛或机械了，通过牛或拖拉机牵着石磙反复碾压，麦粒便逐渐离开麦穗滑落底层。这时必须用叉子将整个场上的麦秸翻一遍，再次反复碾压，最后将秸秆移开，这时全场铺上一层光滑圆亮的麦子。

第三场活是扬场，那必须靠老天爷“赏脸”，因为扬场必须有风才行，而风总是在晚上和后半夜才能满足扬场的需要。因此，扬场的人吃过晚饭就要等待。扬场不仅是个力气活，因为必须要站上个把小时，同时还是个技术活，要根据不同的风力和风向，选择不同的高度和角度。这样才能将麦堆中的杂质扬尽。

最后是晒场，就是把收获的麦子晒干，以便上交公粮和贮藏。越是天气炎热越要趁机晒好麦子并安全进仓。有时遇雨躲之不及，也只能望雨兴叹。如果长时间雨天，大家必须做好吃芽麦的思想准备了。

## 紫茉莉

柏文革

下班回家，已近傍晚，在家闲来无事，便信步来到门口的水泥路上，没有目的地一路向西，行百米之远，经过邻居连婶的家门口。而此时，连婶在她的花池旁，正欣赏她的紫茉莉。

沐风眺望，花开得正艳，把池子挤得满满的。蓦地，想看个究竟，便快步走近池畔。连婶看了我一眼说，今天下班蛮早的嘛。我应了声“嗯。”这时她突然蹲下去，伸出枯瘦的手，在靠根的地方，壅了壅土。我便把注意力集中到她的花上来。

每一株足有七八十公分高，蓬开直径达一米之多，枝枝蔓蔓，蓬蓬勃勃。枝的末梢，几枚浓绿的叶，托起簇拥的花朵，有开着的，有打着朵，静静地，散发着特有的香味。有趣的是，喇叭虽然细小，却有四五公分之长。黄色占的比例较大，红色其次，也有两色相间，姿态不一。黄的黄得灿烂，红的红得鲜艳，美丽极了！

我清楚的记得，这池子里原来是几棵冬青，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间移走了，长出这几株紫茉莉。

我的目光又回到连婶身上，这时的她显得格外开心，可能是因为我在和她一起分享吧。突然，想和她拉拉话，便明知故问，这叫什么花？懒婆娘花呀，连婶的话开始多了起来。她说过去有个懒婆娘，懒得经常不肯做晚饭，为此家里人经常提醒她。她便找借口，说花还没有开呢。这之前，她也说过，我为在网上百度了一下，尽管有些出入，但我最后只记住了她的。接着，连婶拽过一根枝头，指着灿烂的几朵，呐，这些小花都是才开的。她又指指待放的那朵，看到了吗？明晚会准时开放。

连婶还告诉我说，养这种花，有个好处，就是不需要什么文化，也能管理得很好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明显的有几分得意。其实这种花喜温湿、蔽荫，有长达四五个月的花期，而她的花池正好置于屋子的西面，避免了太阳强烈的光照。

说到这里，她一脸的满足，从而忘记自己是一个孤单的老人。

我心里也很清楚，连叔走后的这几年里，连婶之所以养花，是因为内心太孤独、寂寞。她的三个儿女，如今都做到爷爷奶奶这个辈分上，但仍就东奔西忙，为生计奔波，很少想到她这个还健在的母亲。连婶也体谅孩子的难处，从不打扰他们，一门心思，沉浸在她的花草里。

这时我悄悄地背过去，抹了一下眼睛，然后，和连婶道一声别。



周慎宝作

## 南角楼渡口

徐怀庚

端午节那天，一位从外地回淮探亲的老人特地来到老淮安城西南隅，现在的堂子巷大桥处走走看看，站在整洁、壮观、美丽建有四座楼阁的桥面上，看到清澈的里运河水、两岸树木青绿时。老人说，真是大变样，好美好美。以前此桥处有一渡口，我们叫它南角楼渡口，也有人叫堂子巷渡口。他说：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他就是从南角楼渡口的渡船上跨上运河中的客轮离开家乡淮安的。

之所以叫南角楼渡口，是因为渡口处在南角楼地段（古淮安城墙在此处有个角楼，叫南角楼）。古城有副对联说：“南角楼、北角楼，南北角楼望南北；东大街、西大街，东西大街卖东西。”南角楼虽然早夷为平地，但南角楼却成了有名的地理标志，之所以又有人叫堂子巷渡口，是因为渡口码头正对堂子巷巷口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们家就在南角楼渡口北边不远处建房屋、安家落户时，南角楼渡口的渡船还在渡人。当时里运河河宽六十多米，河两边渡船码头都是黄麻石一级一级从堤上伸到河边，

再延伸到水中一米多，码头三边都有木桩排列着，这样的码头既防塌，又防木渡船靠码头时碰撞损伤。渡船是能装三吨多重的木船，船很宽，船舱上都铺有厚木板，船两边有木护栏。船工姓王，熟悉他的人叫他王二，就住在河西岸堤坡处。渡船上没有棹、橹、舵，唯有 4 只船篙，船篙有长有短，都装有铁篙头，其中有一根是装弯篙头，弄船人家船上都有根把弯篙，关键时刻它的作用很大。船主王二，当有渡客要过河时，他总是把渡船旁靠在码头上，船头的船绳拴在码头木桩上，他双手拿一根大船篙从船帮外侧扎入水中后，贴着船帮外侧，这样船就紧靠码头，上渡船的人就一脚从码头上跨上船，船也不怎么摆动。待渡河的人上齐后，他解开缆绳，从船内侧下篙，船就离开码头，他一篙一篙从船头撑到船尾，有时也有会撑船的渡客拿起船篙和他一起撑渡船。

河中有流时，他会顶流把船顺着河边往流上方撑，然后再把船往对岸撑，这时船顺着流向对岸游动很快，驶到对岸不偏不倚正好靠上码头。靠上码头时，他手

带缆绳，一脚跨上码头，拴好绳上船，又用船篙支在渡船外侧，让船贴靠码头，再招呼客人下渡船。在人们的记忆中，他撑渡船几十年从没有出过事。那时候过渡船也就收一分钱、二分钱，他不主动收钱，有两个木盒子挂在船两边栏杆上，过河的人都主动往里边扔过河钱。不扔他也不要。河西诸如淮城化工厂等单位工人过河钱都由单位集中支付，生产队给他补贴些粮食。

船主王二，在渡船河西码头两旁开种了许多蔬菜地，河边还圈了一个鸭栏，养了十多只鸭和鹅，他撑渡船过河时，鸭鹅跟在船后游过来游过去，还不停“呱呱”喊叫，像给他助阵，又似一首流动的音乐。

南角楼渡口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因淮城化工厂被砍，河西菜农们又不收粪水，挑担进城卖菜改用骑车从西门大桥进城，河西也开办了浴室等，过河的人越来越少，渡船也就停摆了。2014 年在南角楼渡口地址上新建了堂子巷大桥，人们通行就更方便了。



邵希平书

(上接第一版)

## 政策扶持，培育新型农业主体规模发展

五年来，我区坚持把解决好“三农”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，按照“政府引导、市场推动，强化服务、有序推进”思路，积极向上争取扶持土地流转、家庭农场、合作社等项目资金，加快土地集中连片向新型经营主体流转，为扩大新型经营主体规模注入新的动力。通过合理的土地流转，不少农民身份有了新变化，一方面，越来越多有实力的致富能人、种田能手转包农村土地，搞规模经营；另一方面，越来越多的农民甩开土地的羁绊，出门打工，赚第二份钱，也有不少人直接给家门的种植大户打工赚钱。

截至 2016 年底，全区累计流转土地面积 47.8 万亩，占农村土地承包面积的 51.7%，土地种植面积在 50~80 亩的种粮大户有 1100 多户，销售额 500 万元~5000 万元的规模合作社 141 个，成员 100~500 人的合作社有 495 个。

我区还着力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、合作与联合为纽带、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，大力发展专业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等多种经营主体，仅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我区累计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1429 个，注册资金 18.28 亿元，入社农户 21.24 万户，成员总数 21.28 万户；家庭农场从 2013 年开始起步发展，截至目前已发展到 505 户，规模经营面积从 2013 年 1.43 万亩，增长到目前累计 21.12 万亩。仅去年，我区就新增家庭农场 221 个，土地股份合作社 42 个，新创建省级示范农场 5 个、市级 18 个，省级示范专业合作社 7 个、市级 16 个；新增政府优先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录合作社 67 家，对 55 个新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商标的发放补助资金 2.65 万元。

“自从加入了合作社，从育秧、种植到收割、烘干，几乎不用烦神。”日前，泾口镇农民赵文兵喜滋滋地告诉记者，“今年夏粮收割，如果是往年，我肯定忙的不可开交。但现在我却成了闲在家里的人。”

“合作社是由粮食加工龙头企业牵头组建，农户可以带机入社，也可以带地入股，生产、销路都不愁。”区委农工部负责人告诉记者，合作社从成立到运营到发展，每个环节都有农业部门的专家指导，帮助稳定土地流转关系，分析经营状况改善经营模式，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。

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在建设现代农业、培养新型农民、增加农民收入等

## 夯实“底盘”，助推农业提质增效

2014 年，推广大马力拖拉机 666 台，收割机 294 台，列全市第二；2015 年、2016 年分别

推广插秧机 636 标准台、778 标准台，均列全市第一；五年来，累计推广大马力拖拉机达 1933 台、插秧机 3660 标准台，极大的促进了我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……

五年来，我区大力推广农业机械，累计争取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1.47 亿元，全区农机总动力继续保持增长，2016 年全区农机总动力达到 103 万千瓦，是 2012 年的 1.3 倍；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，2016 年底达到 85%，是 2012 年的 1.09 倍；秸秆还田面积约 140 万亩，还田率达到 75%，是 2012 年的 2.48 倍。

“前段时间，由区农委组织的第十四期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让我受益匪浅。”日前，南闸镇农资经营大户周德顺告诉记者，“那次培训提高了我科学种田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术水平。”

周德顺口中的“培训班”是我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常态化工作，通过知识、观念、诚信、技能、合作等方面培训，保证新型职业农民能够跟上现代农业大发展需求。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我区共举办新型职业农民各类培训班近百期，培训农民 1 万多人。今年，我区将加快培育新型农民步伐。探索建立政府引导、学校、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职业农民培训机制，采取“定向”与“订单”相结合的培训模式，大力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，确保全年培训农村劳动力

3000 人以上。探索建立农业生产创业基金，鼓励大学毕业生参与职业农民培训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，努力优化农民结构，壮大农业经营人才队伍。

五年来，不仅是农机推广、农机服务、职业农民实现成功转型，农业科技推广在我区也是风生水起，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技推广、动物疾病防控、农产品质量监管及检测检验和农机服务等公共服务机构。健全市场信息服务网络，整合涉农信息资源，建立高效统一的区级农村信息中心平台，完善区、乡、村三级信息网络，统一提供农业科技、农产品供求、预警预报等信息服务。

今年，我区将继续深化与省农科院、南农大等科研单位合作共建，加强新技术和新装备的推广应用，确保全年引进、试验、示范稻麦新品种 15 个以上、新技术 10 项以上。加强农机装备，加快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和高效设施农业关键环节机械化，确保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87% 以上。加强品牌建设，确保新增省著名商标 1 个、市知名商标 2 个、市名牌产品 2 个、农业“三品”25 个以上。加强金融支农，加快发展村镇银行、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，努力形成金融服务“三农”工作新机制。